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六九四

濂亭文集八卷濂亭遺文五卷濂亭遺詩二卷 張裕釗 撰 一

裴光祿遺集八卷首一卷附年譜四卷 裴蔭森 撰 一四五

海雲閣詩鈔一卷 葉衍蘭 撰 三三三

秋夢盦詞鈔二卷續一卷 葉衍蘭 撰 三五七

李文忠公遺集八卷 李鴻章 撰 三九一

知退齋稿七卷 張 瑛 撰 四九九

友竹草堂文集六卷友竹草堂詩集二卷 蔣慶第 撰 六一七

濂亭文集

門人海甯蔣佐堯謹署

光緒壬午穉七月查
氏木漸齋刊板蘇州

濂亭文集目錄

門人海甯查燕緒編次

卷一

書鄭氏易注後 書元后傳後 書藝文志後
再書藝文志後 書魏其武安傳後 書外戚世家後 書越世家後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重刊毛詩古音攷序 鍾祥縣志後序 高淳縣志序 翊翊齋遺書序 愚學軒同懷遺藁序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題羅少邨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蹟冊子 題毘陵趙氏明讀傳家圖 題完白山人石交圖

卷二

濂亭文集目錄

十一

送劉殿堦序 送梅中丞序 贈范生當世序
送黎蕤齋使英吉利序 贈查生燕緒序 送黃蒙九序 送湘鄉相國之任直隸總督序 送吳筱軒軍門序 送張生簪之山東序 送合肥相國督師秦中序 贈吳清卿庶常序 送李佛生序 贈蔣寅昉部曹序 送富桂卿都護序

卷三

淮卿相國曾公五十有八壽序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代某公梅小巖方伯暨雷夫人五十壽

序 范月槎觀察六十壽序 吳育泉先生暨馬
太宜人六十壽序 蔣之鵬觀察暨李恭人五十
壽序 代某公譚母謝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某
公黃昌岐軍門六十壽序 范鶴生六十壽序

卷四

與黎純齋書 答吳至甫書 與鍾子勤 文丞書
答劉生書 復某邑侯書 附脩志末議七條
答李佛生太守書 答黎純齋書 復查生書
與張煦堂大令書

卷五

濂亭文集目錄

十一

贈道衍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李剛介
公殉難碑記 詒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
黎府君墓表 知府銜洮州廳撫民同知劉君墓
表 代 詒贈通奉大夫江蘇布政使倪公墓
碑 廬江吳徵君墓表 汝南通判馬府君墓表
詒授通議大夫 例晉資政大夫通政使司通
政使朱公墓碑 候選郎中查君墓表 漢陽馮
府君墓表 馮母曾太夫人墓表

卷六

唐端甫墓誌銘 莫子偲墓誌銘 吳徵君墓誌

銘 吳母馬太淑人附葬誌 文學余君墓誌銘
詒授中憲大夫卽選道江蘇候補知府黃君墓
誌銘 外舅黃君墓表 吳母孫夫人墓誌銘
黃孺人墓誌銘 兄子慕梁葬志

卷七

詒授資政大夫廣西巡撫方公家傳 方府君家
傳 贈中議大夫前浙江甯紹台道方君家傳
先府君暨先妣事略 蟲單傳

卷八

濂亭文集目錄

三

游狼山記 游虞山記 愚園雅集圖記 代湘
鄉曾相國重修金山江天寺記 金陵曾文正公
祠脩葺記 代某學使安陸府試院增脩號舍記
北山獨游記 祭胡文忠公文 祭曾文正公
文 祭楊慰農先生文

濂亭文集目錄

門人漢陽李鳳高校字

書鄭氏易注後

往者余嘗論卜筮人之書亡而易象亡故易不可見而昔人亦謂春秋以無管史策書終不得盡觀聖人衷議筆削之旨故是二經分離乖異卒不可通此學者之所深悼也烏乎春秋之不可知也已矣何也其義必附於事而事之存焉者寡也後之學者知其所可知者而已其事之亡而不能盡知也慎闕其疑焉耳雖有聖人者作亦不可得而知之也至於易則又不然天地萬物之

濂亭文集卷一

四

情效聖人察焉而著其象於易聖人者雖已往道常縣著於天地萬物而集於人人之心人殫盡其心以求其象之所比彼聖人之周知而不遺者誠不敢望矣而未嘗不可時識其一二由學者之殫盡其心故其說終不可得而明也然則象之亡也非象之終不可明而治易者之過也爲漢氏之說者鑿焉以言象而非易之所爲象爲晉宋氏之說者一弃象不言而象遂以亡烏乎使象而果可弃也則聖人奚爲是紛然者以疑後世也道易於觀其所屬通而之於無方故聖人之必有取乎是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含象以言易而得失

者半焉迹之不存而精亦無所麗而形矣且彼之弃象者亦非以象爲果可弃也激於昔之鑿以言象者之誣而遂并弃之也是又漢人之以象言易者之害於象也是書蓋浚儀王氏所輯而近人復增益之其中固不無可采然至其爻辰諸說皆偏詭無當於易宜其爲晉宋人所不取而近世或猶有纂而述之者可以爲大惑也夫學者於易象之尙有可求顧莫肯一盡焉而至於春秋之不可知者乃必務詭說以求其一當獨何與

書元后傳後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

濂亭文集卷一

二

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既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讎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以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邽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目以反誅衛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

者乃益任衛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鳥獸行洵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流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遜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宮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敬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卑尊而

漢書文集卷一

三

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扇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脩法令慎堯舜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徵詞焉後之人豈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改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既

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書班文志後

余讀班固班氏文志甚高其辭與班氏它所爲文異甚後讀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語則班氏志所有者往往而在然後知爲向之辭而固取之者也固爲漢書所取司馬遷楊惲馮商楊雄劉向父子甚眾今竄知太初以前本司馬遷三統秣本劉歆而已其它並已不可見而是篇傑然出於班氏之書考求而乃知其出於劉向甚矣文高下不可假也固之文於東漢人最爲屈出而與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較則不逮遠甚其中時有其辭之高而非固所能爲者雖於今不可考然可以意而知也烏乎非夫昔之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彼且不以爲妄言乎哉

漢書文集卷一

四

再書班文志後

余既辨班氏班文志爲劉向書又歎向之文至深懿於西漢季稱爲最然於今可見者若說苑新序列女傳皆雜引往事無過傳記之書其所爲文獨有所校書目錄序及班氏與楚詞所錄數篇存耳它亡者甚多余尤惜焉烏乎古書之亡者眾矣班氏志著古以來作者不可

數其辭必皆遺出於今之人而十不獲存一二且余又觀儒者治經易春秋尤穿鑿乖異所以然者易以卜筮人之書亡而象亡春秋則昔人所謂不得魯史策書聖人褒譏筆削之意終無由知者是也使是二者存則聖人之意豈不可見哉嗟乎尙書獨存二十九篇歐陽氏至乃慨慕於日本殊域之僞冊其自漢氏以來經師儒者拾拾蒐討竭蹶補苴反覆鈎考卒判離缺略疑莫能定者不可勝數也六經聖人經世之志而諸多不具自茲以後窮千萬歲更不可復得讀班氏書獨茫然以縣其慕思於百世之上也又不暇爲諸爲書者悲已

書魏其武安傳後

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爲援而其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卽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爲義烈之行自喜矣卽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況魏其以爲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溢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己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還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

爲炯戒者也嗟乎負才尙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崎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而齷齪者以卑瑣庸陋之材侈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轡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書外戚世家後

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脩成君衛皇后尹邢鈎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少孫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之舊蓋如鈎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

人之所爲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尙已二語及後迎立代王數語皆褚少孫爲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及李夫人卒云云亦少孫妄驛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篇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乃甚不類譬如以敗磔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且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乃卑陋鄙淺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蓋肇於此然至於唐而士乃有崑出奮起於千載之後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

盛衰上下世俗耳豪傑者奚謂然
書越世家後

蠡長子重弃千金以殺其弟裔於財者於天下事豈有不償者也甚則殃禍隨之且莊生之受千金固將終歸之矣使蠡少子往非獨其子不死千金固自若也蠡之所籌與其長子相去何如哉鄙瓊吝刻之夫視此可以反已雖然蠡之智若是而其子卒不免於死何也蠡者以其險狠而游刃於無爲者也退處天下之後萬物莫能與之角神者瞰之夫莊生者固亦與蠡同其術者耳適相值而受其不祥非必冥冥中果有主持是者故陰

蘇亭文集卷一

七

歸震川平點史記後序

歸熙甫氏平點史記治古文家多葆之傳相遙寫然彼此參錯異甚馬平王少鶴太常取歸氏及望溪方氏平點摘錄起訖合而刊之曰歸方平點史記合筆自以爲得其真以余觀之亦尙多可疑者顧視諸所見本爲善耳往者余嘗欲專取史記本書增益以歸氏平點梓而公諸同好苦乏刊貲不果以語友人吳塾甫塾甫則力

蘇亭文集卷一

八

贊其事且爲謀諸廬江吳小軒軍門慨以千二百金相假於是鳩集梓人經始光緒二年正月訖四年七月刊成歸氏平點舊係丹黃二筆今刊本墨本也其黃筆爲銳形識之其丹筆爲圓形識之其平點既無定本可據無已則一倣王氏昭畫一也自秦并天下專任私智賅奔聖制漢興一踵習秦故三代之盛渺焉不可復覩司馬氏生當漢定百年之間怒焉傷之重值漢武侈心多欲任用武力酷烈導諛之臣毒亂海內又身遭刑辱抑鬱侘傺發憤著書其孤遠之愴深痛之思軼蕩謗激六辭乃至微妙難識世傳裴駟司馬貞張守節諸注本用力故不可謂不動然皆邇不得司馬氏之意且其間多可笑者是書實錄歸氏平點三家注世既多有今並不復錄夫古人之書待說而明者十之三四而已因說之而晦者蓋十五六焉好學深思之士顯取古人之書反復而熟讀之以意逆志達於幽眇其所得蓋有遠出尋常解說之上者矣拘文牽義騫華炫博好爲枝詞碎說之徒烏足以知此哉望溪方氏究心義法其說亦多所發明然歸氏所得爲深矣今別爲方望溪史記平點四卷附於後俾覽者兼采焉與校是書者余門人大冶劉炳燮及長子沆也

重刊毛詩古音攷序

自唐顏師古章懷太子注兩漢書始有合均之說後之治毛詩者踵襲其說均所不諧則概以叶命之而三百篇暨三代兩漢之古書殆於不可讀矣其後吳棫楊慎之徒稍稍窺見涯涘頗寤古今音讀之殊然卒未有能深探本原洞曉其旨趣者陳氏季立乃始力開局與爲毛詩古音攷一書於是古音之說炳若日月

國朝諸大儒益因其舊推廣而精求之引伸觸類旁推交通匪獨音均之學大明三百篇暨古有均之書可得而讀而已六書之指象形象事會意而外形聲轉注段

濂亭文集卷一

九

借三者其本皆原由於聲音是故必明乎古音而後訓詁明訓詁明而後六經之說可得而知我

朝經學度越前古實陳氏有以啟之雖其後顧江諸賢之書宏博精密益加於前時然陳氏創始之功顧不偉哉有明一代蔑弃古學謬謬相循沈潛遺籍傑出元解陳氏一人而已且今世之士承康雍乾嘉以來諸儒之遺緒搜采逸文考定古義譬之駕輕車就熟路者皆得勉焉陳氏生當有明之季舉世汨於浮游庸陋妄庸之學獨刻意稽古覃精冥悟卓爲百代之先覺斯至難能者耳今觀其所爲本證旁證及所附讀詩拙言旁羅雜

襲究極幽渺可不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歟嘗以謂

古今學術與世風尙轉移當其標幟所樹舉天下之人賓敬而奔趨雷同而響應景附而森合雖有高明之才不能不爲所震駭俛焉以從之一旦風會遷變弃其舊而新是圖彛時之所尊尚漸焉有若腐枿漂梗隨雲埃以俱盡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遠覽不與時俗貿遷獨爲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謬於古人夫然後獨立於百世而不可磨滅孟子所以稱豪傑之士者此也陳氏是書刊於萬曆丙午乾隆中濰川徐氏嘗重梓以行而傳本益少往在京師友人李君士棻

濂亭文集卷一

十

購得此書肅甯苗仙麓先生聞乃再拜求之其難得如此余嘉陳氏有功於古懼其書之遂泯使後之治古音者無以攷其朔也於是爲付諸梓人以廣其傳焉屈宋古音義陳氏所以左右是書者也並附刊於其後云

鍾祥縣志後序

榮成孫君某攝縣事鍾祥與邑人謀輯縣志而余適游於鄧孫君以舊志所以建置沿革山川隄防藩封頗疏訛屬爲考定已余復爲孫君言志莫要於地理今既頗有緒當更爲圖輔之因益爲述晉裴秀氏所論制圖分率准望之說孫君召繪人屬余居旁指授復爲圖若干

幅顧余以客游苦孤陋無所是正又中值寇警蒼黃卒
建常用瞿然慮未能盡副孫君相屬之意也然余因是
得盡識邑中疆域風土與江山之勝概暇日登城東北
隅俯漢江而思禹迹攬蘭臺之勝慨然想騷人之遺芬
顧瞻四郊山川蟠結庶其有秀異博通之民伏處於澗
阿之間者乎余將往從陟絕巘蔭茂林詠歌楚人之詞
以求其意傍徵舊事蒐採遺志益相與遠想高寄於遠
絕曠迥之境獨以是悅焉相羊悵望而不能已也

高淳縣志序

高淳自明宏治 年始立縣正德中縣令頓銳肇輯邑

志嘉靖丙戌迄

濂亭文集卷一

上

國朝乾隆辛未續修者五由乾隆辛未至今百有三十
年時遷事實紀載闕如光緒六年江甯謀修府志鄧中
令屬邑各以志上於是權高淳縣麗江楊君偕邑人士
以 月開局纂輯粵十二月書成延余至高淳屬爲是
正而弁言於其首且告以明年孟春之月卽付梓矣余
取其書觀之蓋乾隆辛未以前悉遵舊志乾隆辛未後
各依類編綴以次比增既周既慎罔有訛舛攷遺於是
爲序而歸之高淳北距江甯省治僅百餘里東密邇蘇
常諸郡然其風氣乃樸質純懿爲他郡縣之所不及始

余至高淳自江甯買舟道太平入縣境重湖相襲平曠
廣野彌望周歷井里訪問諳俗野無奇民市無環貨士
大夫雖鼎貴出不以肩輿貧民亦無執輿之役者其
民皆力農田奉法畏長官其土皆崇禮讓屬廉隅以儒
素相尙任事於公必單心畢慮不避艱劬不爲己毛髮
私利而粵逆之亂永成鄉士民倡義抗賊慷慨赴難忠
義尤爲卓然江表人文稱第冠天下然俗或傷浮薄抗
巧高淳一邑獨純龐若是亦異矣古者天子省方巡守
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周
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濂亭文集卷一

上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
道漢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天下風俗班固氏因
之作地理志於民質良樸俗尙貞淫尤三致意焉風俗
者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也天下者甚重之風俗誠
美民氣誠固何憂乎寇亂何畏乎遠人何憚乎邪說何
恤乎奇技淫巧自世既衰民俗日壞而海內自道咸以
來饑饉荐臻兵革繼起區寓凋耗生計迫蹙民窳而俗
益敝余走四方所至奇袤乃詐鋒出不可究殫外侮內
憂梗牙潛伏有識之士以爲隱憂烏乎安得率土之內
民風之懿皆如斯邑者哉余旣以時日迫遽於邑之舊

問執事未暇考問翔實又其書皆已周慎詳覈誠不敢增損一字獨爲道其風俗之美以志余慕望之思又使在上者聞之知所以施治於高渚者且益旌異之使夫澆漓浮靡之俗有所觀示焉若夫章志貞教益興起人才隨風隆古則在良有司與邑之士君子而已

謝齋遺書序

自百字程朱諸儒倡明道學古昔聖人所以覺世牖民之意昭然大明於世人乃始皆曉然於學者所以學爲仁義也爲功於聖人有裨於天下後世豈不大哉逮其後原遠而未分學者或擱於狹陋偃偃奉一先生之言

濂亭文集卷一

三

而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未始終廣大精微之致固已不免於通儒之譏已又其甚者庸學輒生束書不觀其於六經宏深之蘊天人之故古今之隨情乎未之有聞乃擱拾諸朽腐熟爛之言昇衍以爲書旦握管而暮已盈篋用自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不知其書乃爲有識者之所深鄙棄絕而不欲觀又其益甚者立身行事大盪乎聖賢之教乃亦擱拾語言昇衍以爲書益侈然義然號於世曰吾所爲學道學也庠稅以冒粟身桀而口堯於是所謂道學者始大爲世所詬病而仁義道德之說至爲人之所不敢道其原胥起於此是程朱

之罪人而已矣其所爲書可焚也桐城馬一齋先生躬行實踐不事表襮所爲謝齋遺書皆心得之言絕遠乎擱拾昇衍之爲者惜乎世之知之者少其曾孫某爲重梓以廣其傳而問序於裕釗裕釗心悼夫世之爲道學者久矣欲求如先生者見之而不可得也故樂爲序其書以致余之意焉

退學軒同懷遺藁序

丹徒韓叔起比部有二子長曰省齋景脩季曰任之景伊並有懿才能紹其家學又飭身砥行駒駒自祇慎益發憤讀古書爲詩歌頗有可喜者而皆以早死叔起既

濂亭文集卷一

四

重悼慟暇日出其遺詩各若干篇視予且屬爲之序自予往歲交叔起則聞叔起二子之賢未見也今二子死矣而予乃從叔起讀其詩悲夫且詩書之族有子弟能勵名行用鈎繩矩矱自約敕蚤夜治術業以不墜遺緒此可爲嘉尙者已又能摹古作者刻意爲文辭思與之追逐而不屑自憤於世俗是其可愛惜宜何如哉而或不幸促其年壽至且兄若弟相繼夭折僅一二殘編遺墨展出於死喪之餘則宜見之者痛益以爲可愛而惜之每加甚焉自天下之人識與不識亦莫不於邑太息而不能已矧其爲父子之親者尙可言邪尙可言邪夫

叔起誠傷悼無所爲計而欲得子之一言以不死其子也於是爲序而歸之以塞其悲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始公以抗疏忤羣小媿禍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亢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賊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

廉亭文集卷一

主

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逮至是亟也媚嫉之病人國傷哉余觀自古忠臣拂士後世得其遺文手澤藏弄葆貴雖一字若升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不忌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爲王家印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丹徒趙季梅舍人所藏明周忠毅公手書疏葉五篇襟

文葉十有三篇裝池爲二卷將致諸丹徒之焦山與山寺舊所藏楊忠愍公遺蹟並垂於不朽而屬裕釗跋其後車輩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自古頌人名賢其流風遺蹟皆足以興起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忠貞義烈則無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雖庸愚婦孺貪天蝨人聞義烈之事未有不悸動而歎息者也史傳所記幹濟之臣文儒之彥經師理學畸士高流後世議論時有軒輊異同竄語及犯危難厲死節之賢未有不翕然帖服稱誦之如不容口者也豈非人心直道之公窮古今而不可泯沒者歟抑所謂賢哲之

廉亭文集卷一

去

行其成於偏至者尤足以感人歟自百世之下聞其風慕其義頌廉儒立歌思之如不克見況其忠言讜議出自手寫光氣隱然溢出楮墨睹其書如遇其人其可爲葆貴當何如哉宜舍人之珍而惜之且謀以藏之名山傳之無窮而人之見之亦莫不歔歔流涕感喟而不能已也抑又觀忠愍之死以嚴嵩而公之死也由馮銓之甚忠賢蒿與銓故皆以書名者今或唾弃不復收公及忠愍不聞善書一二遺墨乃崇重若球璧其貴賤懸絕也若是而況其人乎士或震炫於勢物苟容身以求富貴而悼節義爲不可爲彼獨未一遊心於無窮之世耳

觀二公之蹟其可以知所返已至諸奏疏雜文與忠毅軼事舍人既具次之矣故不復述光緒戊寅冬十月武昌張裕釗敬跋

題羅少邨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蹟冊子

光緒元年冬十月裕釗自江南近里門晤少邨都轉武昌省垣都轉出此冊見示裕釗盟讀既卒竊以爲自古名臣大賢遺墨流傳後世得之者莫不葆而惜之況其身所親炙並與有嚴事之義書問往還情語施至其爲可寶貴宜何如邪裕釗以咸豐戊午始晤都轉於青山曾文正公舟中都轉年甫及冠意氣偉然而時粵賊

濂亭文集卷一

七

方躡擾東南曾文正胡文忠及今侍郎彭公治兵於吳楚之交義聲竦動天下今忽忽且二十年曾文正胡文忠暨卷中張莊諸公皆先後薨逝獨侍郎彭公幸尙無恙都轉亦年幾彊仕而裕釗則且頽然老矣大難旣夷方內鼎甯而裕釗與都轉相與追述往舊乃若隆時盛事遐乎其不可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輒以是撫卷太息相對歛歔而不能已也

題毘陵趙氏畊讀傳家圖

同治七年秋裕釗以送湘鄉相國之直隸總督任來江甯江甯承亂後殘剝一無有閒欲求故家文物先賢遺

迹益渺焉無復存者矣俛仰今昔從友人述時事多可掃者一日陽湖趙惠甫司馬以其先世所謂畊讀傳家圖者視余余觀之則深慨慕若不可爲懷也圖爲司馬伯高祖副使君所傳其前紀自恭毅公以上至西溪府君耕稼讀書誦德善行爲圖五次圖恭毅平苗事次末則所圖恭毅長嗣侍讀君也當

聖祖仁皇帝休烈曠澤覆羣薄海內外於時臣主一德倚付得人皆得展其力用銷患折難應時有功海內用以無事至於乾隆之世天下晏然百姓富樂壽考而名臣之子孫得以雍容翰墨追述前光敦龐純固文采功

濂亭文集卷一

七

烈之美照耀於來葉豈非

國家極盛之時事乃有若是哉烏乎逸矣

題完白山人石交圖

同治戊辰秋裕釗晤懷甯鄧君守之江甯鄧君出視裕釗石交圖圖中爲其尊人石如先生及上元梅石居先生相與集於寄園者湘鄉相國取兩先生字名之遺芬高致恍若可接所謂寄園故居江甯城北偏也東南經亂後所在焚弃殫盡自裕釗來江甯訪求往迹蕩然無一樹石之遺披斯圖觀兩先生之倘羊於彼者恍焉乃若唐虞上世人鄧君年今七十餘老矣而裕釗乃遇於

此因得見往昔盛時前輩風流之懿抑猶足幸者邪深
夜寒雨時時秉燭譚舊事可謂也

濂亭文集卷一

五

濂亭文集卷二

武昌張裕釗廉卿

送劉殷墟序

前吾之世千百載之遙雜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
知其幾也並吾之世四海九州之廣雜然而生蠢然而
食且息者不知其幾也而有人焉固亦雜然而生蠢然
而食且息於其間而獨傑然出於羣焉生而食且息者
之倫若是者殆千萬不知其幾之人乃時得一人而天
之特命於是以為凡為人者之先而厚之若極其至也
雖然天既獨厚是而生之而命之至其卒之所就則其
數固亦與天相權而終視其人之所命諸志以承乎天
者之至不至蓋能至者又十而時一二耳豈不謂難哉
吾友漢陽劉子殷墟裕釗始遇之眾人之中一見而知
其異於凡為人者久與處而徐叩之其有為凡為人者
之所未有察乎天人勤乎古今行甚懿質甚毅趣甚高
豈天之將特命於是而厚之也歟何其出於人之遠也
夫天之所以命殷墟者裕釗既推而得之若夫承天之
至不至則惟殷墟所自為耳任諸天則凡為人者也殷
墟將東游裕釗為祖其行書以識之

送梅中丞序

物之生其始則皆類也及其長而成虧美惡善否遂以判焉土石之出乎地金錫之殖於山百植草木之布漫乎原野同日星之所章耀霜露之所煦育當其初未有能區而別之者也煥寒遞嬗歲年遷貿善者旁魄碩偉殊絕等夷不善者卷局剝落甚乃天閼不遂則其成毀往往懸焉及其爲世用也則有爲棟樑爲柱石爲黼黻爲弓劍爲寶圭爲彝鼎尊罍爲琴瑟鐘磬笙埙箛簫篪簾簾管春牘應雅有爲棖爲枋爲闕爲棖爲榱爲椳爲瓦爲甍爲甍爲釜爲釜爲斗爲筭爲鉗爲鑿爲漏卮爲敗絮爲死灰爲礫石爲溝中之斷雖一區之庄一

濂亭文集卷十一

二

本之支而其高下庸奇貴賤相萬也豈物之所自爲者固有善有不善耶抑其命於天者一成而不可易耶中丞南昌梅公當世鉅公名人也始公以道光丙午舉於江西而裕釗亦以是年舉於湖北洎庚戌居都中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同受知於曾文正公之門於時俱旅食京師遂逐未有奇也逾二年粵賊入楚裕釗自京師歸公遂成進士入詞垣後出典大都蒞擢監司同治十年曾文正公自直隸復督兩江招裕釗主講席江甯而公已開藩白下巍然稱名卿矣逮今歲既入覲還道拜浙江巡撫之

命德業輝光益益將大顯於世而裕釗甘自棄於閭閻寂寞之地沉淪枯槁頑然猶昔時人之能不能豈可同日道哉夫其遼濶夔絕至是極者豈惟天實命之彼其所自爲則然耳雖然物之生其終雖異而其始之同者不能忘也人各念其故不自知其分之殊而彼此相戀戀者情之所不能已也澗阿薄植視松柏之上雲霄而陵倒影垂蔭乎無垠而眇焉隱處其下其自終於不材則已矣抑豈能無少意於高仰者之當哉同乎故於公之道出金陵輒爲文祖之且祝公之宜有建於浙也然裕釗與公自此其益遠矣

濂亭文集卷十一

三

贈范生當世序

余以今年三月因通州張生譽晤其同里范生當世邦江舟次范生出所爲文示余余讀之其辭氣誠盛昌不可禦深歎異以爲今之世所罕覩也洎七月生偕泰興朱生銘盤來金陵復携所爲文求余爲是正且狼狽問爲文法甚至余旣取其文稍稍點定於其歸告之曰生誠志乎文夫文必有其本匪第以文而已生獨不見夫雲乎軋忽輪囷潏然起於山川之間潢洋浩渺旁魄乎大地及其上於天也鴻桐嶺紛駢閭閻轉轉若層臺矗老崇墉澹乎若波翠乎若峯旁唐日光與風駭矚倏忽

萬變光色照爛熳閭閻渺渺若龍者騰若狻者蹲若虎者奔若驥者翥若鴻者厲若隼者漾若儵者躍若蓋者揚若旆者曳若帶者縈若菌者縈若藻苐者畦若葩華慘若長松爛若黼黻嫺若鼎鍾爐若美姝疑若列仙奇變似詭千彙億形不可殫陳久立騁望震炫歆罔蕩精誠神至其施利澤於天下也畢宇宙合綿絡天地欽岱欽海乘駭疾驅疾雷砰震電雨九野植百昌昭蘇品彙覆禱無外恩渥澤單風止雨霽不一曠而倏歸於無有積之無垠出之無窮舒之無方歛之若亡然後知曷之所爲一變化於自然而皆其餘也烏乎生誠觀乎是豈徒以其文乎哉卽其文又孰有尙焉者哉

濂亭文集卷二

四

送黎莚齋使英吉利序

泰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泊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畧之徒始以其術游內地

國朝開統

聖祖仁皇帝嘉西洋赫示之精特

旌異之於是來者益眾閩粵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疆始有兵革之事其後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并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湊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

濂亭文集卷二

五

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刃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鑄鑿幽渺智力錢起角出日新無窮其創造與舟兵械火器暨諸機器之工研極日星緯曜水火金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總九幽剗剔造化震駭神鬼申法警備礪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徜徉四達競相師放精能做詭甚盛益興天地剖泮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溫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道乃與爲推移上古人民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聖人者作立君臣上下興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遞相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焉周道衰而至於秦一革除先王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掃地俱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訖五季輾轉遷貿盡逐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兩漢以來泮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聖清之有天下混一華裔方制數萬里土宇版章跨越百代若今日其九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寶開之人之所不能逆也而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尙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爲守正不撓烏乎司馬長卿有言傷